

## 秋色连波漾花溪

邹安音

国庆，从蜀地出发，直抵贵阳花溪，看那一座座乳峰似的小山散落其间，以其独特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向世人展示风采。从花溪公园、青岩古镇，至苗岭高坡，无不透露出天地间的清朗和质朴。我的内心不禁涌起一种别样的情怀：山不在高，我独为峰！

## 花溪流泉

出者繁华，入者清幽。来贵阳，不可不去花溪公园，它位于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内，是贵阳的一处城市地标。

从花溪公园南门入，迎面就是一座不大的山。猛一抬头，似乎要与它撞个满怀。妙就妙在这山，看上去都是怪石嶙峋、峭岩峭壁，并没有肥沃的土壤，却长出这参天大树，遮天蔽日。

最奇特的是那些小碗口粗的藤蔓，迎风垂帘。它们该经历过怎样的磨砺和困苦，才在这样的境地成长为一地风景？

山不知其名，原幽而幽深，散发着一股神秘力量，推着人不断深入，想要一探究竟。

看见水啦。河水玉带般蜿蜒而来，绿得让人心颤，清得让人动容。这不，正有人在河里游泳呢，还有人在河边垂钓。几只野鸭藏在河中树林下嬉戏，每年，都有像它们这样的候鸟飞越茫茫雪山来这里越冬。一群鸟儿躲在树叶后欢唱，水草浅浅地浮在水面，扭动着柔美的腰身，牵扯着花溪的风景。

水草之上，青色的花苞一朵又一朵，等待着阳光。它们叫太阳花，美丽只为明亮的太阳，只为清澈的河流。我数次到花溪公园，见过它们的惊世容颜，还有冰清玉洁的气质。

远处山影淡淡，水墨一般，着色岸上的风景。公园的睡莲、芙蓉、玫瑰、美人蕉等花儿都开了，或白或红，应和着秋天的旋律，也让花溪名副其实。

桥是最懂人心事的，它们隐藏在更小的山后，把一个个芳汀相连。桥或曲折或平直，就像人的性格，把十里漫滩的花溪水渲染得风情无限。

桥也是有故事的，比如马鞍桥。它是花溪公园中最早修建的

桥，传说是清朝举人周奎为激励本地青年用功读书而修建的，寓意从此通往成功之路。让人难忘的是跳蹬桥，也称为百步桥。130多个桥墩，琴键般排列开去，仿佛在演奏动人的乐章。我惊喜地跳来跳去，看潺潺的花溪水从琴键间流过，然后从长满青苔的岩石中纵身一跃，扑进了深潭。

此后，花溪河翠成了一块块碧玉，漫过十里长滩，串起高原的城市、山村，还有乡愁和记忆。

## 青岩存影

很难相信，在那遥远的年代，在这寂寥的云贵高原之上，居然也有这样一座充满江南水乡特色的古镇。

四野辽阔，山势苍茫。高高的城墙，雄浑的大门……青岩古镇依山就势，盘踞其上，一如青龙出洞，傲世寰宇。它位居贵阳之南，当之无愧成为守护贵阳的南大门。

走进青岩古镇，见碑刻：建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它原为军事要塞，后来成了聚居之所，现是国家5A级景区。

历史的烽火硝烟早已散尽，秋阳下，一幅恬淡的生活图景显现：这边，青岩卤猪脚满街溢香，折耳根炒腊肉馋得人口水直流；那边，两个男人打着糍粑，几个女人绣着围裙……南来北往的人，都成了画里的风景。

古镇四周筑有巨石垒砌的城墙，镇上民居皆为明清建筑风貌，沿石板古道错落分布，雕栏画栋、飞角重檐，彰显出这座古镇的历



史底蕴。镇内祠宇林立，还保留着一座基督堂和一座天主堂。

贵州历史上，第一个文状元赵以炯就出生在青岩，这里还留有红军长征作战指挥部等红色遗址。回望历史，贵阳是红军长征西进中的一个重要城市，青岩古镇则成为其中的重要驿站。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重要领导人的家属曾在青岩秘密居住过。谁能想到，高原之上，革命的种子在这里生根发芽，文化的基因也在这里代代传承。抗战期间，浙江大学西移办学，青岩曾是它转迁的场所。

秋阳之下，我走过一面面青色的石墙，看青砖一层层堆砌，就像一张张书页。古镇之下，国家级新区——贵安新区横空出世；周边高等学府林立——贵州师范大学、贵州医科大学、贵州

财经大学……正成为高原古镇的新鲜血液。

## 高坡飞歌

罕见的秋阳，晒得人直流汗。顺着花溪河往里走，那是贵阳人的心灵“后花园”：苗岭高坡。

就快要到高坡了，谁知国庆节期间，车“打拥堂”，一眼望不到边。心里闷得慌，一家人赶快靠边儿停车，就近找一个地方闲耍。

山下的河流，清澈见底。居然又看见跳蹬桥了，不过是新修的。田野阡陌纵横，灌渠密布。仔细看碑刻，原来是花溪区黔陶乡马场村大马场的水利工程，新建排灌渠道11条，长度2300米，可灌溉农田650余亩。

原来这里是布依族的村寨。肥沃的沙土地上，种满了蔬菜。豌豆苗在发芽，南瓜已经黄了，冬瓜长出了细毛，小西红柿一颗一颗像红色的宝石。最让人赏心悦目的是密密的生姜地，布依族老人陈大妈正喜滋滋忙活着，准备把刚采收的生姜装车，由政府统一收购和销售。

临近中午，在村寨的一家红色餐厅用餐，得知红军长征途中，曾在此发生激战，翁西关战役就是其中一例。村子的红色博物馆里有介绍：1935年4月10日，中央红军第三路一军团后卫部队与追至高坡乡翁西关李家大田的国民党滇军第五旅进行了接

触战斗，红军大捷！

高坡由此留下许多故事，有穷人参军的，有红军后代在此成长的。军民情深，难怪这里有满山的红杜鹃，灼灼放光。

再往里走，就是苗岭了。那是两年前“五一”来此游玩的情景：半山腰间，苗家梯田层层叠叠，秧苗开始泛青；山顶上，几台风车发电的叶子，在云中转动；山脊里，红艳艳的杜鹃花，一簇一簇地，延伸到了沟谷。

午饭后，人渐稀少，终于上得坡顶，正是丰收时节，满地金黄，耀了我的眼眸。风车也多多了，摇动的叶片，像巨人的手臂，指点着山河。杜鹃花沉寂了，薰衣草却如火如荼开满了山岭，引来游人无数。

夕阳正好。收割稻谷的苗家农人，在高高的山岭融合成一幅油画。我仿佛听见一首大地的欢歌，在这高高的苗岭上，在当年红军经过的地方，传唱、飞扬。

上图：航拍青岩古镇。  
左图：航拍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本文图片均为刘朝富摄



## 行天下

## 畅游巴尔斯雪山

杨永伟文/图

当我乘车驶入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河乡西岔村时，白雪皑皑的祁连山脉跃入视野。天空碧蓝如海，远方的山巅飘荡着棉花般的云朵。随着车辆在山间环绕爬升，圣洁的巴尔斯变得“触手可及”。

巴尔斯雪山位于祁连山北麓中段，海拔5118米，是裕固族人心中的“神山圣地”。巴尔斯为裕固族语，意为“高大、雄伟、神圣”，景区内气势恢宏的雪山冰川、辽阔的草原森林、蔚蓝色的雪域天池，呈现出“雄、奇、秀、幽、旷”的自然美，被誉为“祁连秘境”。这里四季景色各异，风光秀美，已成为人们亲近祁连雪域、欣赏高原风光的好去处。

车刚停下，我便迫不及待地跳下车来，与一帮户外运动爱好



者沿着雪山栈道向圣洁的巴尔斯雪山攀登。听随行的裕固族导游说，我们来得正是时候，巴尔斯刚下了一场暴雪，雪雾初晴，“云雾缭绕巴尔斯”的壮美景色常会在这时出现。有游客曾多次游览巴尔斯，却总是与云蒸霞蔚的巴尔斯美景失之交臂，只好吁叹而归。作为摄影爱好者的我心中默默祈祷着，希望巴尔斯的美景能够如约而至。

“哇，好美哟”，不时有游客发出由衷的赞美。巴尔斯雪山被云团环绕，走在陡峭栈道上的游客队伍，仿佛行走在仙境中。不知不觉我们就登上了眼前这座雪峰，攀上了建在开阔雪原上的巴尔斯雪山旅游营地观景平台。这座观景平台有两层，宽敞明亮，一次可容纳一百多人，入内可四

面环视，将巴尔斯美景尽收眼底。平台一层还供应有手抓羊肉、奶茶等裕固族美食。登上二层敞开放式观景平台，面南而望，雪峰突兀，皑皑巴尔斯主峰宛若一位神圣纯洁的公主，静静屹立，这也许就是裕固族将巴尔斯赞誉为“神山圣地”的缘故吧。向北眺望，群山连绵，步伐蜿蜒，山路盘旋伸向远方，壮丽的山河美如画卷。

在旅游营地稍事休息，补充身体“能量”后，我随众多游人继续攀登巴尔斯主峰。一名多次来过巴尔斯的户外运动爱好者说，攀登巴尔斯主峰实际是众多游客的美好愿望，因为当你以最快速度攀登到巴尔斯主峰山腰时，常常已是夕阳西下。沿着弯曲陡峭的山间栈道，人们一边蹒跚登攀，一边观赏美景，宁静的巴尔斯雪原上不时传来欢声笑语。

一心想拍摄巴尔斯雪峰最美景观的我，喘着粗气继续攀登，回望旅游营地，早已湮没在群山中不知所踪，前行的路逐渐陡峭、险峻，同行的两位户外爱好者停下脚步说，我们现在已到巴尔斯山腰，该休息一下回撤了。这时，巴尔斯山顶的云彩移动加快，云层变厚，两位同行者高声喊道：“天要阴，快下山。”巴尔斯的天说变就变，带着未能如愿的不舍，我们加快步伐返回。好在下山路轻松，当我们热汗淋漓赶到旅游营地停车场时，莽莽巴尔斯已笼罩在密密的阴云中，一切又归于宁静。

巴尔斯雪山，孕育了圣洁的美景，也俘获了来来往往游人的心。与巴尔斯雪山亲近了，人们总会情不自禁地畅想：要是能以雪山为邻，远离尘嚣该多好啊。

左图：游客畅游巴尔斯雪山。

烟波浩渺的骆马湖像一只巨大无比的河蚌，静静地躺在广袤的苏北平原上。窑湾临湖而卧，犹如这只巨蚌孕育的一粒珍珠。浸润着骆马湖的清涌之水，濡染着古运河的璀璨文明，窑湾散发出愈发迷人的光晕。我和数十文友雨中驱车，踏访古镇窑湾，感受了一番烟雨别样的苏北水乡风情。

窑湾坐落于京杭运河与骆马湖交汇处的一块高地上，对于南来北往的客商而言，正是补充给养、歇息打尖、互通有无的好地方。在陆路交通尚不发达的年代，窑湾因其特殊的地理优势，在明、清漕运时期曾烟火鼎盛。江西、福建、安徽等地的客商捷足先登，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商旅也纷至沓来。“日过桅杆千杆，夜泊舟船十里”，典当行、糕点坊、酒肆茶楼、教堂货仓，各色店铺林立，一片繁荣景象。到20世纪40年代，古镇依旧是繁华的中转码头和商贾云集之地，后来随着水运优势的消失而日渐落寞，但至今仍遗有山西、江西、福建等各商帮建造的会馆及众多飞檐翘脊的富商宅院。风雨斑驳了古镇，时光见证着沧桑。隔着迷雾水雾，凝望氤氲在烟雨中的古镇窑湾，如梦似幻，好像一脚踏就踏进了浩如烟海的明清。

窑湾三面环水，众多穿镇而行的水街，赋予窑湾生命的灵动。鳞次栉比的民居多依水、依势而建，最高也不过两层楼，石头垒成地基，上面盖瓦，灰墙黛瓦，高低起伏，错落有致。丝丝细雨轻轻敲打着黝黑的瓦片，随着瓦楞汇聚成涓涓细流，潇潇地洒下来，在苍劲的石板街上写就了一串串意韵深长的光阴故事。一座造型别致、古色古香的小桥，或拱曲或平铺，横卧在纵横交错的小河上，桥根结苔青黑，好似在展示不一般的历史沧桑。屋旁桥下的水流经千年，依然平静、清澈。凭桥远眺，雾霏霏，雨濛濛，水巷、河埠、石阶、岸树、拱桥、廊坊、楼阁、庭院绰约有致，好像婉约的巨幅水墨画。

窑湾的街道两边，密密匝匝挤满了店铺，店铺多为明清时期的砖木结构瓦房，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红灯笼。游客购买较多的还是当地生产的桂花云片糕、窑湾绿豆烧及甜油等特产。桂花云片糕选用上等白糯米炒制成粉，再拌以油、糖、桂花酱等制成，入口香甜，绵软润滑。窑湾绿豆烧以优质高粱、豌豆等为原料，配以红参、当归等多味中药，经入缸沉淀酿制而成，色泽棕绿，味道甘醇。窑湾甜油仍以古法生产，取小麦熟面块堆放于酱缸中经避光高温发酵制成，虽有浙沥小雨，鲜美的酱香还是透过酱缸上的巨大罩笠在空中四处飘散。

来到窑湾，湖鲜岂错过？新鲜的鱼用湖水煮了，除了盐和辣椒，并不放其他佐料，吃起来就鲜美无比，还有煎得亮黄松脆的小鱼、煮得仁黄个大的鸭蛋、余得晶莹剔透的莲藕……保你一辈子过口难忘。走走停停中，我在张家

厅尝尝了一块又糯又香的桂花云片糕，在赵家酒坊品了一杯刚刚酿成的窑湾绿豆烧，又登上了一座不知姓氏的茶楼，一边品茗，一边品味柳琴小戏婉转悠扬的旋律……

窑湾的人完全不像都市人那么匆忙，他们似乎早已把自己融入古老的生活，融入静静流淌的溪流、融入神清气静的老树，推开任意一扇木门，眼前都是一幅恬淡宁静的生活画。我也忍不住放慢了脚步，一颗在钢筋水泥丛林里呆久的心也渐渐舒缓，好像穿越时空，来到古昔……

虽与窑湾亲密接触不过半天时间，但我一颗躁动的心早已融化在这片曼妙的景色里，我真想长住于此。可是，窑湾穿古透今，始终笃实而从容，而我，怎能搁下世事，清修一份随意呢？挥挥手，轻轻地告别，我走了，窑湾！期待来日的重逢。

上图：窑湾古镇。 高启民摄

## 南登武当山 北上白云观

李亚军

今年8月，我来到陕西榆林佳县。沿黄河北上，看到不少山岭上都修建着寺院，心想接下来要去的白云观可能和武当山上的相仿。但当真正走在白云观的神道上时，才感到它不可小觑的威严。它是从黄土地里长出来的，是黄河儿女心血的结晶，是西北最完整的道教建筑群落。喘着粗气爬上去，从白云洞里钻到戏楼前，发现上面古柏森森，是一方天外净土。在山顶狭小的空间里，要把道家的相关建筑都摆布好，真是难为了古人。白云山上，可以俯瞰开阔的黄河和黄土地。

两个月后，我又机缘巧合地来到了榆林佳县。从机场出来，边走边聊，对榆林人的治沙成果肃然起敬。深入农村后更惊奇地发现，沙土地不仅可以种庄稼和青草，还能种蔬菜和水果，长出的胡萝卜和土豆现在成了抢手货。不过，抢手货也得靠老百姓从狭长的山沟里往外背。深壑大沟里的辛苦劳作，荒郊野岭中的机器轰鸣，成千上万的车辆奔腾，都在提醒着人们，幸福从来都是奋斗出来的。

过去，人们困于一域，在沙土地里刨食，祖祖辈辈过着苦日子。今人有幸赶上了好时代。榆林北六县不少村镇已经建立起幸福院，把村里六七十岁的老人几乎免费供养起来，吃喝不愁，冷暖有护，医有保障，还有精神关爱。拉着老人们曾经劳作的双手，我的心头涌上许多感慨。

再次登上白云观，我心中没有了你南我北、你大我小的对比。其实，武当山上没有神，白云观里也没神，老百姓过日子，既要抬头看天，更要埋头苦干。在日常生产生活之余，有武当山、白云观这样的“天外净土”，给人们提供清静、思考的机会和场所，也是一件幸事。



## 烟雨窑湾

王昂

窑湾的街道两边，密密匝匝挤满了店铺，店铺多为明清时期的砖木结构瓦房，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红灯笼。游客购买较多的还是当地生产的桂花云片糕、窑湾绿豆烧及甜油等特产。桂花云片糕选用上等白糯米炒制成粉，再拌以油、糖、桂花酱等制成，入口香甜，绵软润滑。窑湾绿豆烧以优质高粱、豌豆等为原料，配以红参、当归等多味中药，经入缸沉淀酿制而成，色泽棕绿，味道甘醇。窑湾甜油仍以古法生产，取小麦熟面块堆放于酱缸中经避光高温发酵制成，虽有浙沥小雨，鲜美的酱香还是透过酱缸上的巨大罩笠在空中四处飘散。

来到窑湾，湖鲜岂错过？新鲜的鱼用湖水煮了，除了盐和辣椒，并不放其他佐料，吃起来就鲜美无比，还有煎得亮黄松脆的小鱼、煮得仁黄个大的鸭蛋、余得晶莹剔透的莲藕……保你一辈子过口难忘。走走停停中，我在张家

厅尝尝了一块又糯又香的桂花云片糕，在赵家酒坊品了一杯刚刚酿成的窑湾绿豆烧，又登上了一座不知姓氏的茶楼，一边品茗，一边品味柳琴小戏婉转悠扬的旋律……

窑湾的人完全不像都市人那么匆忙，他们似乎早已把自己融入古老的生活，融入静静流淌的溪流、融入神清气静的老树，推开任意一扇木门，眼前都是一幅恬淡宁静的生活画。我也忍不住放慢了脚步，一颗在钢筋水泥丛林里呆久的心也渐渐舒缓，好像穿越时空，来到古昔……

虽与窑湾亲密接触不过半天时间，但我一颗躁动的心早已融化在这片曼妙的景色里，我真想长住于此。可是，窑湾穿古透今，始终笃实而从容，而我，怎能搁下世事，清修一份随意呢？挥挥手，轻轻地告别，我走了，窑湾！期待来日的重逢。

上图：窑湾古镇。 高启民摄